

金瓶梅

诗词文化赏析

陈东有 • 巴蜀书社



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

陈 东 有

巴蜀书社

一九九三年·成都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 黄云生

封面设计: 李文金

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

陈东有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9 插页4 字数350千

1994年2月第一版

1994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690册

ISBN7—80523—563—5/I·222 定价: 10.70元

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序

王 利 器

余尝就《水浒》所载全部诗词，为之探赜索隐，而知其出于书会之留文。留文者，小说戏曲家谓之蒜酪。《拍案惊奇·凡例》云：“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构，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为之，亦小说旧例，勿嫌剽窃。”所谓采用旧者，谓引用前人诗词，如建安虞氏至治新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之采用胡曾《咏史诗》是也。所谓出自新构者，如《水浒全传》第四十六回“蓟州城里书会们备知这件事，拿起笔来，又做了这只《临江仙》词”是也。所谓勿嫌剽窃者，谓此等诗词，为书会积古相传之秘本，即说书人公有之留文，彼此都可以采用，故有同一首诗词，而于各种小说中层出不穷之现象也。所谓蒜酪者，谓此种诗词，自金元以来，始大量出现于小说中，如蒜酪之为金元食品特有之风味，非华夏民族之所尝有也。故《忠义水浒传》天都外臣序有“极其蒜酪”之言，而沈德符《分类野获编摘录·词曲杂剧》谓“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真傀儡》、《没奈何》诸杂剧，大得金元蒜酪本色”也。小说中诗词，由于“极其蒜酪”，故自书会中人言之，则为出色当行之作，若自封

建社会之儒家者流言之，则将以为“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盖小说戏曲家言之不登大雅之堂尚矣，求如清儒程穆衡之作《水浒传注略》则绝无仅有者矣。矧如《金瓶梅》之悬为禁书，盖搢绅先生难言之矣。今江西大学中文系陈东有君，乃从《金瓶梅词话》中选择其丰富文化内涵之诗词，进行注释分析，疏其生僻以便阅读，通其隐晦以供欣赏，溯其源委以辨迟早，究其虚实以明是非，发当日民众心态于字里行间，掘古今文化沉积于句端辞尾，有益于阅读，有裨于研究，有助于“金”学之发展，既脱稿矣，来京问序于余，余惟其书或有未惬人意之处，然其筌路蓝缕之功为不可没矣，爰蘸笔而为之序。

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于京寓

序

罗元浩

《金瓶梅》为古典小说现实主义一巨著，然自诞生以来，封建统治者及缙绅、道学先生之流，横加以“淫秽”之罪，竟禁锢数百年之久。今日随中华之振兴，“文化热”之深入发展，得重放精光，广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金学”之研究讨论，时有异军突起，极当今之盛！陈君东有，对《金瓶梅》巨著，积多年研究，已有《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一书问世，继此又有《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之撰写，现已脱稿，并向我征询对是书之意见。览观其作，文采灿然，义理深切著明，立足高远，不蹈凡近。尤足称道、殊难能可贵者，厥为陈君所言“把对全书的文化研究放到了首位”，“跳出传统道德樊篱”，“从更广的角度去发掘”。是书之注释、鉴析，既“疏其生僻，通其隐晦，溯其源委，究其虚实”，则此巨著可卒读矣。其注释，故实既有所据，方音俗语亦通其解。其鉴析，每有灼见，新意间出，能将“当日民众之心态”、“古今文化之沉积”和盘托出。陈君治学，孜孜不倦，能如是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其于“金学”之发扬昌明，与有功焉。虽然，学海浩瀚，书中复有天地，尚有待

于金学家继续取得更丰硕之研究成果。陈君其勉旃!

一九九〇年十月十日于江西大学

《金瓶梅词话》诗词文化二三论

(代自序)

大概没有哪类小说像中国古代章回小说这样，小说同诗词有如此亲密的关系，论部、论回，十之八九离不开诗词。全书，有卷首诗或词，有终卷诗或词，章回，有回首诗或词，有回尾诗或词，叙述、描写、议论之中处处可插入诗或词。

看这样的小说，如果跳开这些诗词，无疑会给自己的欣赏留下憾意。因为不少的诗词不仅同情节、人物息息相关，有的本身就是情节，就是人物性格。有不少的诗词作为通俗文学的有机体，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体与裁判体（小说者大多习惯冷眼观世），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意义重大。

一、章回小说与诗词关系中的文化渊源

章回小说最早的成果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而历史演义小说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成熟的，其体制虽有质的区别，但却是承袭话本而生演变。话本和宝卷、鼓词、弹词一道，又是继承唐代“变文”而来。

“变文”作为唐代寺院向俗众宣讲佛经教义的“俗讲”的记录文字（底本），说白与唱词相辅相成。今天我们看来，它不仅展示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佛教活动繁盛，也展现了当时说唱文艺的面貌。在这些展示中，又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说与唱的结合形式正合乎民众文学艺术欣赏的需求，（白）文与（唱）词的“变文”体制便作为一种文学的体制样式流传下来。由此可论：后来章回小说中的小说与诗歌结合的体制源头，应在于此。当然，也许此前还有更初的模式，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变文”中的“文”与“词”的比例是多少？从王重民等先生所编撰的《敦煌变文集》来看，不好“一刀切”而论。《伍子胥变文》和《汉将王陵变》中的“文”“词”各占其半，相互交叉。《捉季布传文一卷》和《董永变文》几乎全是“词”。《唐太宗入冥记》（有缺）和《叶净能诗》（有缺）则几乎全是“文”。而且，作为“底本”的“变文”，和尚在“俗讲”时完全可以增添。

到宋元话本时，可见的是说白明显增多，已成为故事叙说形式的主体；唱词渐减，而且转以诗和词的形式为主体辅助手段。我们看《清平山堂话本》和《京本通俗小说》中保存的宋元话本即可得知。《碾玉观音》中，“入话”部分以诗词为主，正文部分则以说白为主。《董永遇仙传》以一首文言诗“入话”，正文以说白为主，中间仅穿插四首诗词。以诗词或唱词为主体的话本为数不多，如《张子房慕道记》和《快嘴李翠莲记》。这说明，话本已注意到了故事的细腻描绘与叙述的生动的重要，注意到了说白更能够实现这种创作。话本这一特征，说明了叙述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说明了当时人们审美欣赏的变化。

章回小说不仅是后来说话人的依据之一，更是阅读者的案头文字，“白文”在书中占绝对的优势已成为章回小说同说唱文学艺术的分野标志。诗词在小说中的篇幅再次减缩，然而，也被创作者们用到最关键的位置之上。这种安排，若用现代小说观来看，有的似乎多余，有的并不恰当，有的完全可用白文代替，但在当时，由于说唱文学欣赏与创作的传统惯性，这些诗词是说话人巧妙之处，听（读）者欣赏的必需环节。正如《拍案惊奇·凡例》云：“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蒜酪”者，独特风味之调味品。缺之，淡而无味；加之，味增趣生。即从一般的文体特征而论，诗词的表现特征，并非全能由白文代替得了的，恰到好处之诗词之意境意趣，更不是白文能实现的。这里所说的意境意趣，作为通俗文学，也当然包括那些引用俚词俗语、谚语歌词和打油诗、顺口溜、偈语的作品生发出来的艺术效果与深刻而又广泛的哲理和观念、心态。比如《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所用以作回首诗的一首：

心安茅屋稳，性定菜羹香。

世味薄方好，人情淡最长。

因人成事业，避难遇豪强。

他日梁山泊，高名四海扬。

这首诗议论之中又切有关情节的叙述，是专就宋江刺配江州牢城而设。前四句是由人生经验概括出来的，可谓是“格言”了。白文能代替吗？后来，《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八回“陈经济临清开大店，韩爱姐翠馆遇情郎”袭用此诗置回首，前六句相差不大，后两句则改为：

今日峥嵘贵，他年身必殃。

全诗又用于陈经济得意忘形遭恶报之事，颇有深意。

又如《金瓶梅词话》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杨姑娘气骂张四舅”回首诗：

我做媒人实可能，全凭两腿走殷勤。

唇枪惯把鰥男配，舌剑能调烈女心。

利市花常头上带，喜筵饼簪袖中撑。

只有一件不堪处，半是成人半败人。

这种自报家门式的自我调侃具有浓厚的趣味，非得这种打油诗才能表现出来。

一般说来，章回小说用诗词有如下几种动机：

一是提纲挈领，如书首、回首之诗词。

二是总结前文，如回尾、书尾之诗词。

三是引出下文，如回首、回尾之诗词。

四是起承转合，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的回首、回尾之诗词即是。

五是描写人物心理。

六是描摹人物外貌。

七是突出人物性格。

八是描景状物渲染气氛。

九是议论评判。

十是作为人物交际工具。

章回小说中的诗词并非作品的主体，但由于章回小说篇幅较长，多则百万字，少也有二三十万字，因此，诗词的总数还是不少的。这样众多的诗词，或直接引用前人诗词（相异之处，可能

是传抄刊刻讹误，也可能是撰写者引错），或集用若干诗人词家的句子，或引用俚语俗谚、格言警句，也有撰书人自己的创作。有的诗词几经传用，竟成了多种小说的常用诗，有的作品只是根据情节不同略改一二而已。所以我们往往会在几部小说中发现多首相差无几的诗词。这应是由民间传说加工成章回小说和书会才人、说书艺人撰著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

章回小说发展到清代，与诗词的关系在一些作品中发生了较大的演变。诗词由原来的辅助性作用转变为叙述主体的有机组成，由作者的插入性转变为人物的表达性，由结构意义转变为情节意义。《儒林外史》除第一回回首和书尾（见五十五回本）各用一词作议论外，不再用诗词作为结构和议论手段，少量的诗词也是由人物说出，是情节和人物的内容。《红楼梦》则完全把诗词作为人物和情节的有机体，使诗词与小说的关系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结合。当然，还有部分章回小说，仍保持过去的用诗词作为结构与议论、描写的方法。

二、《金瓶梅词话》诗词文化特征

《金瓶梅词话》全书用诗词四百余首（曲和其他韵文不计），除少数几首诗词略显文雅，绝大多数无“雅”可言，尽是“俗”。俗字俗词，俗语俗句，读起来通俗，理解下去也不困难，皆是俗情俗理俗事，有的简直俗到了“不可耐”的程度。即使是谈禅论道，叙礼说仁，辨是明非，劝善戒恶，也都深入浅出；至于叙事抒情，描人写性，更是用百姓日用之事物、妇孺皆知之情理来打比方。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俗”之中，蕴含着比“雅”更广泛更深

刻的文化意义。在一个人口数千万（明代）乃至上亿（清代）的泱泱大国之中，还有什么比积淀在民众头脑中的观念更能说明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现实的呢？还有什么比形成为百姓的心态更能展现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意蕴呢？《金瓶梅词话》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世情巨著，作者改用了在他前面已出现的演史小说、英雄传奇小说中曾用过的诗词，又创作了合乎自己作品的诗词，这些诗词与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一道，为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剖面。

如小说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有一首《西江月》：

柔软立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无争无竞是贤才，亏我些儿何碍？青史几场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巧安排，守分而今见在。

此词赞成的是人生在世应具柔软之性，莫使刚强之气，无争无竞，安分守己，一切听从命运安排。这样一种人生观，实是几千年来，民众之生不如狗彘的历史归结。它积淀在民众心中，便构成了一种现实心态。这种心态的外化，便是人的惰怠并导致社会的保守与停滞不前。这种心态当然不止在《金瓶梅》的世界里，

《水浒传》第七十九回“刘唐放火烧战船，宋江两败高太尉”中有同样的引用：

软弱安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无争无竞是贤才，亏我些儿何碍。钝斧锤砖易碎，快刀劈水难开。但看发白齿牙衰，惟有舌根不坏。

这里以牙舌之比，十分生动，不过还有更早表明这种心态的人，南宋大词人辛弃疾一首《卜算子》将此心态夹于戏谑之中：

刚者不坚牢，柔底难摧挫。不信张开口角看，舌在牙先堕。已阙两边厢，又豁中间个。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第三回“王婆定十件挨光计，西门庆茶房戏金莲”的回首诗是：

色不迷人人人自迷，迷他端的受他亏；
精神耗散容颜浅，骨髓焦枯气力微；
犯着奸情家易散，染成色病药难医。
古来饱暖生闲事，祸到头来总不知。

这首诗首联之意远不止在于反驳女色损财害命败家亡国之论，明代小说戏曲中常用这么两句：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人自迷。

这实是佛家修心养性说教在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结果，它强调的是人们自身的决定意义。尾联所谓“古来饱暖生闲事”却是被中国各层人士都说烂了的“安贫守道”之论的诠释。真可谓是中国人生定了的穷命饿运，尤其是芸芸民众，一生劳作，却难以饱暖。而统治者盘剥压榨和为了更长久的盘剥压榨，总不让民众饱暖。穷困饥饿之时，口中常念“古来饱暖生闲事”是最好的“充饥咒”。

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月楼，狎客帮嫖丽春院”用的是这么一首诗于回首：

日坠西山月出东，百年光景似飘蓬。
点头才羡朱颜子，转眼翻为白头翁。
易老韶华休浪度，掀天富贵等云空。

不如且讨红裙趣，依翠偎红院宇中。

全诗的思想意趣可用“人生叹命短，何不秉烛游”来概括了，同刚才所讲的“色不迷人入自迷”观念相反，却是劝人尽情享乐，莫负春光。无疑，这是生活在商镇、河埠、京都中那些商人富民的心态的反映。此类情趣的诗词还有：

紫陌春光好，红楼醉管弦。

人生能有几，不乐是徒然！

（见第十回）

归去只愁红日短，思乡犹恨马行迟。

世财红粉歌楼酒，谁为三般事不迷。

（见第十八回）

在《金瓶梅词话》的诗词中，与作者创作动机相一致，不少诗词将议论批判的矛头指向酒、色、财、气。不过，这种批判具有以形象和情理论说的特征，有的来自于人们口头或历来传统的谚语成语或格言警句，有的则本身也形成了这样的形式，因此，从形式到内容都可发现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轨迹。下列数首，权作一斑：

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良。

纣因妲己宗祀失，吴为西施社稷亡。

自爱青春行处乐，岂知红粉笑中殃。

西门贪恋金莲色，内失家康外赶犂。

（见第四回）

为人多积善，不可多积财。

积善成好人，积财惹祸胎。

石崇当日富，难免杀身灾。

邓通饥饿死，钱山何用哉！
今日非古比，心地不明白：
只说积财好，反笑积善呆。
多少有钱者，临了没棺材。

（见第七十九回）

人生切莫将英雄，术业精粗自不同。
猛虎尚然遭恶兽，毒蛇犹自怕蜈蚣。
七擒孟获恃诸葛，两困云长羡吕蒙。
珍重李安真智士，高飞逃出是非门。

（见第一百回）

有些诗词，就社会现实发出议论与感叹，反映出人情冷暖和社会凉热，其文化意义足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引起今人的共鸣与同感：

吃食少添盐醋，不是去处休去。
要人知重勤学，怕人知事莫做。

（见第十三回）

富贵自是富来投，利名还有利名忧。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见第十四回）

巧厌多劳拙厌闲，善嫌懦弱恶嫌顽；
富遭嫉妒贫遭辱，勤怕贫困俭怕怪；
触事不分皆笑拙，见机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为人难做做人难！

（见第二十二回）

闲居慎句说无妨，才说无妨便有方。

争先径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
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殃；
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

（见第二十六回）

人生虽未有十全，处事规模要放宽。
好事但看君子语，是非休听小人言。
但看世俗如幻戏，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与知音女娘们：莫将苦处认为甜。

（见第八十六回）

上面所举诸例，都是议论性的诗词，这类诗词在小说所用的诗词中占大多数。小说中也用了一些描叙性的，有的同样揭示出文化的意蕴。小说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杨姑娘气骂张四舅”的回首诗以第一人称自报家门的形式描绘媒婆（引诗见前文），不仅滑稽有趣，也叙说了当时当地的风俗民情。第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应伯爵替花勾使”回首诗是：

脉脉伤心只自言，好姻缘化恶姻缘。
回头恨骂章台柳，赧面羞看玉井莲。
只为春光轻易泄，遂教鸾凤等闲迁。
谁人为挽天河水，一洗前非共往愆？

诗意用来指西门庆此时的恍然醒悟，怨恨妓院无情，无颜再见一心为夫的妻子。展现出当时社会有妻室之男子在妓院受气之后的尴尬心态。

《金瓶梅词话》中有一部分诗词的“俗”到了“庸”的地步。比如全书百来处性行为描写，有不少是用诗词描摹男女情态和状写男女性器官的，可谓是“庸俗诗词”。但如果把它们作为